

老兵老爹

■罗肖宁

我家老爹，烧饭的手艺一绝。

从小到大，但凡老罗在家，我妈就能暂时脱离油烟火燎的厨房，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水果，间或吆喝一声：“饭煮好了吗？”显得无比惬意。

我也喜欢老罗在家。老罗在家的时，经常两手一摊让我点单。无论是早餐的炒粉、饺子，还是午餐的土豆炖牛肉、麻辣豆腐，我想吃的，他都愿意做。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罗是不常在家的。记忆中，他一共给我开过两次家长会，陪我过一次生日，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跟战友们待在一块儿。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军人工作太忙顾不上家，不是称职家长，可在在我看来，老罗这个爸爸却相当称职。

他从没打过我，也没骂过我。小时候我喜欢画漫画写小说，他虽然不认同，却从没强加干涉，而是任我自由发展。他鼓励我看书，家里整整一面墙的藏书有一半是他的友情赞助。这样的老罗，虽然经常不在家，却从未在我的成长里缺席过。

老罗在家不含糊，在部队也不含糊。我以前经常想，在家和和气和气从不发火的老罗，在部队到底怎么带兵？后来，一个军人叔叔知道我的想法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太天真。

老罗带兵，一点都不“和气”。据说他当连长的时候，只要他在场，连队官兵跑五公里能平均提速30秒。当参谋长的时候，他照样跟小年轻们一块进行各项科目训练，还经常在跑步时跟在大部队后面，挥舞一根竹条赶偷懒的人。面对犯错误的同事和下属，他毫不留情面，从来一是一二是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这样的老罗雷厉风行，工作时间大家都怕他，可生活中喜欢他的人却更多。

老罗的一手好厨艺，有一半大概是我这些军人叔叔们“捧”出来的。逢年过节，老罗因为家在驻地，就会主动值班，让其他战友回家探亲。对于其他回不去的叔叔们，他会和我妈备上一桌好菜，邀请大家一块儿来家过年。老罗在部队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回老家过春节，但每次过节都很热闹。后来大家就养成了习惯，逢年过节来我家“蹭饭”。老罗来者不拒，一有客人他必下厨，一时间手艺突飞猛进。

后来，老罗转业了，兜兜转转之后来到民政部门，分管了优抚安置工作，又和部队打起了交道。老罗很开心，更是竭尽全力为退伍老兵们服务。

临到退休，他又受组织所托，抬脚踏进了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大门。他这一辈子和部队的缘分可算是板上钉钉，再也跑不掉了。

老罗爱部队，这辈子他都以自己曾经是一名军人为荣。

我也爱老罗，因为他让我知道，一名优秀的军人到底是啥样子。

家人



那年那时

冬日里，水汽氤氲，一个个饺子下了锅。在杨妈心中，只有皮薄馅大的饺子才是对在外面的孩子们最好的慰藉。

老屋菜园子的杂草清理了许多，来年可以种些果蔬。杨爸又从老屋附近的古井里打了两桶水，回家泡一壶好茶。

一

奖章证书码放整齐，换上刚刚洗净的军装，李代兵动身踏上旅程。

站在检票口前，李代兵从口袋里翻找出车票，干净平整的票面上印有“莱芜”的字样。早在两个多月前，他就打定主意：今年年假去山东，陪杨爸杨妈过年。

北方的冬天总是萧瑟，列车疾驰着，李代兵盯着车窗外，看着一根又一根电线杆飞过。

熟悉的铃声响起，是杨妈。“代兵，上次你在电话里就说想吃茴香馅饺子，这次妈多包些，让你一次吃个够。”

“妈，我已经在车上了。还有1个小时到家。”

电话那头的杨妈，语气里掩不住欣喜，连连称“好”，叮嘱李代兵注意安全。

挂断电话，李代兵又看向窗外。几年前，也有一个亲兄弟般的人，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对自己说：“咱妈包的茴香馅儿饺子最好吃，等回家了哥带给你。”

冬日的暖阳慵懒地照着，叠叠的屋宇在寒雾中淡去了层次。“杨爸”杨洪成和“杨妈”郑孝花常常在上午出门散步。有时候，二老也会带着孙子杨一鸣去公园里遛弯。这天，李代兵要回来，二老哪都没去。

一间不算太大的屋子里，日光照在阳台上。小一鸣在阳台上摆弄着自己的“大炮”“飞机”。厨房里，杨妈和儿媳邹丽娜早早开始忙活午饭。杨妈左手掌心摊放好一张饺子皮，右手用指尖蘸上一点清水，在饺子皮周围抹上一圈，饺子皮对折，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用力在饺子皮边缘的左右两边各捏一下，十指协力捏紧中间部分，一个皮薄馅大的水饺大功告成。

“老杨，你去外边看看代兵到了没有？”杨妈手里的活没闲着，嘴上却催了杨爸一遍又一遍。

杨爸身上的棉袄刚脱下，又穿好，向外走去。

“爸妈，嫂子，一鸣，我回来了。”李代兵憨笑着张开双臂，杨爸杨妈被他拥入怀中，小一鸣也从阳台上跑过来，拉着妈妈邹丽娜，乐得直蹦高。

“妈，我给您买的围巾，您围上试试，大红色的，喜庆！”回家前，李代兵想起前些天杨妈在电话里说起受了寒，特地去商场买了一条围巾。李代兵把围巾细细包裹在杨妈的脖颈上，把围巾四周露出的边角仔细掖紧。镜子前，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李代兵倚靠在杨妈身旁。在红色围巾的映衬下，杨妈脸上的皱纹似乎被抚平了几分。

“代兵叔叔，我的礼物呢？”小一鸣仰着头问李代兵。

“当然有你的礼物，小帅哥！”李代兵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掏出一支玩具枪。小一鸣乐不可支，接过玩具枪，麻利地换上了先前定做的绿迷彩。

“叔叔，快看，我帅吗？”小一鸣手握“钢枪”，身穿迷彩。

“一鸣，还记得叔叔以前教你的军歌吗？”小一鸣毫不怯场，齐整地戴好小军帽，大方唱起了《强军战歌》。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

一鸣的嗓音稚嫩，却不失刚强。恍惚间，李代兵好像从小一鸣的身上看到了他的父亲杨树朋的模样。

3年前，“杨根思连”接到命令赴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作为连队第一党小组组长，四级军士长杨树朋第一个向连队递交了请战书。

2016年7月，杨树朋执行警戒任务时遇袭，经抢救无效，牺牲在维和战场上。

还有不到5个月，他就可以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饺子起锅，饭菜上桌。”杨妈吆喝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李代兵的思绪被打断。

听说李代兵要来，杨妈特意多加了几个菜，整个上午都在厨房里忙活。

瞅着饺子上桌，李代兵不顾饺子滚烫，用手捏了一只揣进嘴里，一边烫得直哈气，一边不住地夸饺子好吃。

“妈，下次回家我还想吃饺子。”李代兵凑到杨妈的耳边说。

杨妈的手拍拍李代兵的背说：“好，你啥时候回家，咱就啥时候包。”

■李明頔 赵奎 陈文龙

杨家的饺子与茶

二

杨爸爱喝茶，平日里喜欢沏上一壶茶慢慢品。沏茶用的水是从老屋附近的那口水井里打来的。

老屋位于莱芜市钢城区八大庄村，杨家人以前生活在那里。

每逢周末，杨爸总会骑上摩托车，带上两个大白桶，去井边打水。在他眼中，只有那里的水才足够清甜，配得上一壶新茶的滋味。

这次赶上李新铭休假，杨爸就带上他一起去井边打水。

打完井水，杨爸带着李新铭去了老屋附近的一片菜地。枯黄的杂草成片地躺在菜地里，杨爸告诉李新铭，杨树朋走后，一家人搬离了老屋，菜园子再没有来打理过。

李新铭清楚地记得那天，得知杨树朋牺牲在异国他乡，还在家中休假的自己当场崩溃，号啕大哭。

新兵连的三个月里，李新铭的班长带兵严格。每回挨了批，李新铭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那时候，杨树朋常把他拉到身边，和他聊生活、谈理想，帮助他很快适应了新兵连的生活。入伍至今已有7年，李新铭早已不再是当年遇到困难就哭鼻子的青涩少年。

寒来暑往，时节更替。李新铭仿佛看到，彼时的杨家父子总能在不大地界里寻到不同的乐趣。春天，万物萌发，在园子里播撒瓜果苗种，期待生命的孕育；夏天，在树荫下吃上几口甜凉的瓜果，舒适惬意……

带上锄头、背上锹，杨爸与李新铭两人掀动泥土。大汗淋漓过后，园子里的

三

杂草被清理掉。“等春天了，咱们把园子拾掇拾掇，再种上些水果蔬菜……”李新铭陪伴在侧，杨爸一个人说着。

那次回家，李新铭还带来了一份“杨根思连”全体官兵准备的特殊礼物——连队官兵拍摄的一段视频。

“祝爸爸、妈妈、嫂子、一鸣，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官兵略显稚嫩的笑脸出现在画面中，杨爸和杨妈笑容欣慰。

送杨树朋走的那天，驻地的天色阴沉，营区里100多名迎接英雄归来的官兵站立两侧，敬礼致敬。杨树朋亲人的一颗颗泪珠，分明是一块块棱角分明的铁锭，狠狠砸在“杨根思连”每一位官兵的心上。

“王震、文海地、李代兵、李新铭……”杨爸杨妈与杨树朋的好战友们紧紧相拥。两位老人失去了自己的骨肉，又增添了许多相识不久的至亲。

年过完了，杨爸的生日将至。正赶上休假，王震和文海地乘火车赶到杨家。

“爸，许个愿吧。”烛光摇曳，一家人团圆在桌前的身影，透出一种肉眼可见的温暖。

“那我就许个愿，祝愿咱家里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孩子们有空就常回家看看。”几句朴素温暖的许愿词说罢，杨爸和杨妈的眼中闪烁着点点光亮。

饺子出锅，腾腾而出的水汽在灯光下愈显温热。

杨妈一个劲儿往王震和文海地的碗里夹饺子，“明天我再包些，你们也给连队的孩子们带上尝尝。”

时空流转，深情未变。

题图制作：孙鑫

家常话

家庭秀

都挺好

■孙振者

爸爸的肩膀/坚实而温暖/
有时扛着钢枪/有时背着我
妈妈的手掌/柔软而坚强/
一面牵着我/一面守护着小家
他们相视一笑/过去/是军恋里的回甘/现在/是三口之家的幸福

定格

近日，王军荣带着儿子璐璐来到丈夫张永星所在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野外驻训场。帐篷外，夫妻二人面对面洗着衣服，璐璐“得意”地趴在爸爸的背上，许久未见的一家三口，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帅丽建/文 张立/图

三弟打小脾气犟，我是知道的。有过当兵的经历，更不会松懈身心。其实是我了解不全面，当时三弟就在联络工作事由，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只是结果不确定，没有告诉我。之后不久，三弟去了额济纳旗，那里有民航的一个雷达站，三弟应聘成功，从事的岗位和部队所学大体一致，很快得到认可，一直工作到现在。三弟给我看过他工作的院子，是一座水塔模样的建筑，能看出平日里的单调和寂寞，但对于这些，三弟从不言语。春节值班，三弟发来几盘饺子的图片，配乐乐观又豁达。

这一次回老家，相聚愉快，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三弟对我们说，额济纳旗的秋天有大片的胡杨林，树叶如黄金，可以利用假期来看看。当过兵就是不一样，三弟说话，多为判断句，我喜欢有主见的，喜欢三弟的表达方式。我说，大家听团长的，秋天看胡杨林去，兄弟几个都开心地笑了。

我拉着秀英来到姥姥身边，掏出手机，三人拍了一张合影。我给姥姥看照片，问她：“哪个是你？”姥姥伸出干瘦的手指，颤抖着指向照片里的秀英说：“这个是我！”舅舅在一旁瞧见了，笑道：“原来最俊的那个是俺娘啊！”姥姥听罢先是一愣，随即也笑了。大家都笑了。

以往告别之际，姥姥总是开玩笑地说：“都走，赶紧走！”然后把我们都“撵”出家门。但这次姥姥始终“看”着我与秀英。我们说：“姥姥，别出来了，快歇歇吧。”姥姥还是努力地挥手，浑身的瞳孔里充满了不舍……

姥姥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我心里一阵难过。怔怔出神时，舅舅过来安慰我：“都挺好的，放心走吧！老太太身体还硬朗，她对命运也固执着呢！”

家事



秋天去看胡杨林

■第广龙

父母去世多年，我们兄弟几个都过着各自的日子，除了节日互相问候，平常联系不多。今年清明，我在额济纳旗的三弟路上走了两天，也回到老家。大家见了面，喝着酒，说东说西。大哥趁着高兴，建了家族微信群。兄弟几个都加入进来后，三弟发了一组军装照，黑白的，有的是他一个人，有的是和大哥的合影。照片是1981年照的，都过去几十年了。

看着照片，回忆往事。那些照片拍的时候，三弟在渭南一个通信站当兵，正好是我到陇东的驿马上技校的第二年。

说起来，我差点也当了兵。17岁那年，我被技校录取。人虽然走了，但是粮户关系还没有来得及转，于是家里又给我填了当兵的志愿。大哥拿着粮户关系到驿马来征求我的意见，是上技校

还是当兵。那天，我和大哥在公路边的一块玉米地旁抽烟，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继续读技校。我当时想，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好坏都认了，路是人走的，说不定能走好吧。还有一个原因，我上技校体检，大夫说我肝比多数人大3厘米。部队对身体要求更严，我担心被刷下来。也正是那一次的选择，我失去了穿军装的机会，也留下了人生的遗憾。

我们家出了一个当兵的三弟，一家人就和部队有了渊源。但我没想到，我自己其实早早和部队发生了联系。毕业后，我在矿区工作，搬铁疙瘩，重体力，一天天苦熬，常常抱怨。随着对矿区历史的了解，我才知道，我工作的单位曾有一个名字——“十三团”。当年矿区组建时，整建制转业了4万多名军人，初期领导机构的主要成

员也来自原兰州军区。井队的工友大都是脱下军装换工装，也爱讲述扛枪拉线的往事。

我当时听着新鲜，想起当兵的三弟。他考上了军校，毕业后又分配到酒泉。三弟是在部队成的家。我看过照片，一张长条桌，围着军人，桌上放着水果和糖。婚礼是简朴的，三弟已经是军官了，并没有隆重操办。

三弟在部队干到团职干部，离开部队后在酒泉安家了。40多岁，心劲还在。他和几个战友合伙承包过林场，也到一个公司带过培训班，只是都没有持续下去。有一年，我到酒泉出差，晚上三弟来酒店看我。正是夏天，他穿大裤衩，身材臃肿，和以前比是两个人。我说了三弟几句，可能说重了。第二天我离开，三弟没来送，发信息，也没回。